圆桌讨论：“后美国时代”是否已经到来？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01-12[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5613&idx=1&sn=b91929886647af36b530a925c64eda11&chksm=8bb06e4cbcc7e75a7d1aec39dd75c7685a183e2ff0110e8aa2fbc4f15f99254141e10cf9c3a1&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8)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范勇鹏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何婕：张维为教授您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拜登召集“世界民主峰会”）的时候，您怎么来判断这个事？

张维为：我对美国民主模式是一直看衰的，我们是2021年12月2日，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做了一场跟BBC、CNN记者一起的民主研讨会，他们也问这个问题，这个峰会，我说将成为，英文叫做a  source of fun，就是我们互联网一代的巨大的快乐的源泉。我们就估计到这个景象了。你看这么低的收视率，据说最高的时候YouTube上也就上万，两万都不到，这很可怜的，我想哪怕是他们这个民主党里面那些好莱坞的明星，或者篮球运动员，用他自己的影响力稍微转播一下，转发一下.

主持人何婕：造个势也比这好是吗？

张维为：就连他们恐怕都觉得这个东西不要掺和了，因为我看（皮尤研究中心）民调，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民主，今天不再是世界的榜样，就是问题太大了。确实是没有自知之明，恕我直言，我想到两个字，叫“过气”。后来我跟CNN记者、BBC记者，我说是old game，过气的“老游戏”，真的，玩不下去。

**“民主峰会”惨淡收场**

**美国是否会以民主之名再出招？**

主持人何婕：好，您刚说了是old game，而且玩不下去了，但是我们确实看到美国人一开始想要玩这个“民主峰会”的时候，它是想要玩出一些名堂的。范勇鹏教授演讲当中说，可能要警惕他们在这个峰会玩不出名堂之后，可能会换一条“赛道”，它还会不会搞出以民主之名的，其它的一些工具化的东西？

张维为：这个实际上“民主”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了，就是巨大的一个利益集团。

主持人何婕：是一门生意。

张维为：一门生意，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在世界各地的，甚至不排除在中国，受他们资助影响的一些所谓的人物和机构，他们这个还是要玩的，但就像我们说的，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了，中国人的心态不一样，我们又获得了对美国模式的“心胜”，特别这场疫情防控之后，马丁·雅克也讲了，好像美国要搞这个峰会，好像Nothing has happened，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像特朗普没有执政过，好像美国没有死了80万（新冠患者），一切都跟过去不一样了，美国人都觉得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再怎么玩，已经没有用了，就是我讲的，你那个是彩色胶片时代富士和柯达的竞争，我们现在是进入了Digital，数字时代，你这个已经落伍了，真的落伍了。



2021年9月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草坪上，参观者坐在白色旗帜中间，悼念美国超过66万名新冠逝者。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主持人何婕：您刚说了马丁·雅克说，好像美国人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联想到范教授演讲最后一段，您刚刚说其实美国还是可以认认真真地走一条真正的为人民谋福利的道路，您列举出了大概十几个点，大到它的两党政治，小到龙卷风的灾害，好像都很难解决。

范勇鹏：我这个要求有点儿太高了。实际上是要求美国来做自我革命了，现在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真的，其实不仅在美国，就是在其它国家，包括在我们中国，其实能自我革命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是很难跳出来的，包括你像我自己，刚才张老师讲，他在之前就已经明确地讲这是一个笑话，对吧？

主持人何婕：对，在节目里就做过预测。

范勇鹏：但其实我就做不到这么超脱的，我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这个峰会本身教育了我们，所以我也希望很多人能够从这里边得到一些教益吧，能够自我反思，能够跳出传统的一些陈旧的思维。

主持人何婕：对，跳出陈旧思维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确实看到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以及美国自己面临的这些变化。您看就在这个峰会之前，我们也有非常重磅的一些文件发出来，也让大家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很多人通过这些重磅的文件，第一是把美国的虚伪民主看得更清楚，还有一个是对我们自己的民主了解得更加透彻，这也是很好的一种对话方式。

注：2021年12月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12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犀利指出美国存在的民主问题，12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

张维为：一方面当时我们确实可能有关部门把这情况看得比较严重，前面勇鹏也提到了，太重视你们了，但现在看来也有好处，至少两个好处，一个就是在国际上人家知道中国政府很重视，之所以有这么多国家,一种是没有去参加，一种是参加了，但是很低调，因为他知道这是明显针对中国的，对不对？

范勇鹏：最典型的就是巴基斯坦。

张维为：对，巴基斯坦根本就不去了，很多就是很低调，露个脸，做个不痛不痒的发言就过去了，另外就是对我们国民是很好的教育，中国实事求是地，通过一项一项的中美之间的比较，民主的比较，我们的自信心又更强了。

主持人何婕：所以其实通过这场美国的“民主峰会”，我觉得对广大人民来说，收获还是很多重的。另外，说到美国的“民主峰会”它是一场闹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确实它是在假借民主之名，它要行分裂整个世界之实，围绕它自己的整个霸权统治体系，来对付中国，你看它选的这些国家，被邀请的国家，其实带有浓重的地缘政治的思考。

**美国“民主峰会”**

**为何多个盟友被拒之门外？**

张维为：它有几个国家，一个是匈牙利它没有请，匈牙利也挺恼火，因为欧盟27国就匈牙利不请，其它国家都请了，匈牙利领导人自己也说了，因为我们和中国友好。那么奥尔班总理，他也是挺有特点的一个人，他是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公开表示要和中国友好，也和俄罗斯友好，所以得罪了美国。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因为他也是欧盟的成员，他说我们这个旗帜高高飘扬，是向着西面飘扬，向着欧洲的，但是风是来自东方的。

主持人何婕：风从东方来。

张维为：风从东方来，对，所以美国就不高兴，就是你说的高度的政治化。另外土耳其也是的，土耳其是跟美国现在关系非常僵，因为2016年的时候，土耳其认为美国搞了一次政变，然后土耳其的总理在整个的肃清他的反对派，包括军队。他要买俄罗斯的S400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强烈抗议。没有邀请新加坡，美国从来不接受新加坡是民主国家，因为人民行动党一直在执政，美国对这很恼火，但新加坡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治理得比较好的国家。

主持人何婕：对，我看到来自新加坡一些学者，包括还有网民的观点说，幸亏没有邀请我们。

范勇鹏：李光耀在几十年前的公开演讲就明确地批评西方民主，特别讲你西方这套“民主”放在亚洲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的。刚才你讲到这个峰会是一个闹剧，其实所有的闹剧背后其实都是个悲剧。我一边在看这个峰会，另一边也在看美国的新闻，峰会刚刚开完，龙卷风就来了，拜登是2021年12月15日，才到了现场假模假式地去接见一下群众，表现一下亲民，然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措，所以这个对美国人民来讲，它其实真的是一场悲剧。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0日，美国肯塔基州，由于超强的龙卷风袭击，小镇梅菲尔德(Mayfield)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图片作者:Newscom/视觉中国

另外在国际上，其实也是个悲剧。你看当年美国跟苏联竞争的时候，它非常清楚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它的阵线是泾渭分明的，它的阵营也是非常凝聚的，对吧？但是你看近几年，WTO（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搞的，美国玩不下去了，然后气候变化峰会也是美国搞的，玩不下去了，特朗普那四年就玩命地“退群”，现在拜登上来，又想重新拉拢盟友。但是你发现传统上你依赖北约，但是北约的盟友现在也和你不团结，拉拢欧洲，然后这次又不请奥尔班，美国有位高级官员评论，说匈牙利是民主国家，但是我们不能请你，为什么呢？因为奥尔班是个“迷你普京”，你太像普京了，这不就是典型的双标，说白了在国际上这种话讲出来，这都是笑话，对吧？另外你看美国过去这一两年，搞“五眼联盟”，把盎格鲁-撒克逊这个群体搞起来。然后又拉着英国跟澳大利亚搞潜艇，然后又挖法国的“墙角”。搞来搞去，我估计美国这些盟友心里都在想，哎呀，草率了，到底谁能有资格成为美国的盟友，连它的盟友自己都说不清楚。

主持人何婕：对，也许今天是盟友，明天就不是了。

范勇鹏：包括这次日本跳得很靠前，我觉得日本可能不久就会后悔了，美国哪天又把它抛弃了。所以你就发现美国现在处于一个进退失据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个大国混到这个份上，确实不仅仅是个闹剧了，真的是个悲剧了。

主持人何婕：但这个悲剧也都是自己一手酿成的，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民主峰会”的时候，一个是从“民主”的角度去看这个事件的虚伪和荒唐，另外一个是从美国现在它特别喜欢玩的所谓的“地缘政治”的这个手段再去看，它这两个工具，大家都看得越来越明白了。

**“后美国时代”已经到来？**

张维为：我们中国研究院专门开了一次会，讨论“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实际上这个观点，虽然还有些争议，但我觉得我们需要对这个时代做出一个定性，我还可以增加几个事实。印度，你看表面上和中国关系很僵，但它决定把卢比锚在人民币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号。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中国是13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锚在人民币上更加靠谱。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变化，诸如此类的。我们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年12月6日召开的，美联储实际上是开始收紧了，但中国是开始“踩油门”，开始适度地放一放。中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在影响世界了。我们当时讨论的时候也有学者说，还是不能讲“后美国时代”、“后西方时代”，美国还是很厉害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时代的判断，就像现在很多人还在用4G，但你可以说现在是5G时代了，就是这么一个定义，它代表一个大势。

主持人何婕：对，这个是一种趋势。美国可能还是很强，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很多方面依然强大，但我们看到了一些变化的趋势，它不再是单极，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前瞻的眼光。

我们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也都带着问题来，我们先把提问的机会留给他们。要提问的举手，来，欢迎这位。

虎佳慧：三位老师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虎佳慧：我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虎佳慧。

主持人何婕：欢迎你。

**拜登的“重振民主总统倡议”**

**意欲何为？**

虎佳慧：拜登在“全球民主峰会”上提出“民主复兴总统倡议”，计划将在未来一年里提供4.24亿美元，用于支持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和“人权”，包括为记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安全培训，还有五千多万美元会被用于支持他们所谓的“民主脆弱”的国家。我想请问美国政府提出这项倡议的原因有哪些？以及这4.24亿（美元）资金是否能够落实，它将来会发挥什么作用？谢谢。

主持人何婕：嗯，请坐，挺有意思一个问题，拿了钱要干嘛？

张维为：实际上这个是美国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估计真实费用比这个还要大，这个只是它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美国这些做法了，美国它实际上除了我们看到这个政府之外，它背后有一个Deep State，“深层国家”主要就是资本的力量，特别是华尔街和军工集团，这力量是不管你中美关系或者俄美关系，表面是改善还是不改善，它都是要颠覆你，因为你的政权性质跟我不一样，它是长期做这样的事情的。某种意义上，不管我们中美关系表面上改善或者美国换了一个总统，关系更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盯住这个“深层国家”，用这些钱做事情的这些机构和组织、个人、基金会，一定要把它揭露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但总体上现在来看，势是在中国一边，它这些我们叫雕虫小技，我们有办法对付。

范勇鹏：要是4亿多美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真是太便宜了，性价比超高。其实这点钱你放在美国，从二战以来，美国花的钱，这是九牛之一毛，根本不值一提的，其实拜登今天讲这个话也就是一个政治姿态。另外，当一个国家失去了这种大势，失去了这个战略定力之后，包括内部的这种腐败，会带来很多问题，就是你花钱办不了事。最典型的比如像阿富汗这二十年，从任何角度讲，对美国可能都是无利的，但是美国不是铁板一块，里面有很多人是赚得盆满钵满的，军工集团、安保集团，包括一些后勤采购，一些服务的那种商业公司，在里面赚了很多钱。

主持人何婕：有的是赚大钱，有的是像涓滴效应一样赚小钱，总而言之都赚着。

范勇鹏：所以我估计大概率像拜登讲的这4亿多美元，最后就是“深层国家”里边那些小集团把它全部就瓜分掉了，就是那些人他不考虑国家利益，他只考虑我搞点就好。另外在国际上也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国家说白了就是表演，然后来骗美国的钱。比如立陶宛，跑到台湾问题上表演一通，马上转脸就开始找“美国爸爸”要钱，对吧？这个就有点太现世现报了，一点连遮掩都不遮掩了。

主持人何婕：你说这个我补充一下，立陶宛的防长阿努绍斯卡斯跑到美国去，所谓叫“访问”，然后美国人就表扬他，说你这个也是“灯塔”，我就开玩笑，我说它是把立陶宛封为了它自己那个腐朽的“自由民主灯塔”的波罗的海“分塔”。然后自己那个“灯塔”已经摇摇欲坠了，还指望这个“分塔”要发挥作用。

范勇鹏：但“分塔”你得拿钱养活着的。像过去这些年，欧洲这些盟友为什么跟美国的关系越来越不坚定了。说白了就是你美国，你罩不住我了，当年特朗普跑到慕尼黑峰会，管各国收保护费，跑到日本、韩国收保护费，这些小弟就会想，我跟着你混，然后我得不到好处，你还要管我要钱，我何必跟着你混呢？对吧。所以拜登这4亿美元放在这儿，无非是一块官僚系统和国际上这种投机集团的一块“肥肉”而已。

主持人何婕：刚才这位朋友关心的四点几亿美元，就像两位说的，其实真正用在他们这个用途的钱远远不只这个，大家看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这边有没有朋友提问，来，欢迎。

杨宁：老师们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杨宁：我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士生杨宁。

主持人何婕：欢迎你。

**政党制度的优劣对于**

**国家治理和民主有何影响？**

杨宁：我们常常说政党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那么政党制度它和一个国家的民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刚才老师也谈到了，美国民主出现了问题，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它的两党竞争制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的民主活力，那么这是否也说明了我们中国的政党制度它本身具有巨大的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又体现在哪里？

主持人何婕：好，请坐，我们来听一下两位的解答。

张维为：这个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两党制，他们有一个说法，是从英国开始的，就是叫忠实的反对派，都是忠于英国的王权的，但是你是执政的，我就要监督你，就是在这个大的前提下，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两个政党你死我活，你看到现在为止，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80%还是认为拜登上台完全是不合法的。

主持人何婕：对。

张维为：这个是西方两党政治现在变成否决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大家都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就互相地掐。我就说是西方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这个“部分利益党”的游戏在21世纪越来越难玩下去，因为21世纪是一个需要改革的世纪，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你必须不停地完善自己，克服既得利益，“部分利益党”它的特点无法克服既得利益，那么中国共产党整个的做法我是叫做是一种“整体利益党”，“整体利益党”就可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挠，进行改革。所以我是更看好中国模式、中国的政党制度的，我觉得真的是代表21世纪的。

主持人何婕：两党政治这种玩法，最后牺牲掉的就是普通人的利益，这个是我觉得美国政治，我们现在看它的政治也好、民主也好，最大的问题所在。

范勇鹏：对，政党制度其实它和民主没有关系，但是它和国家能不能治理得好有很大的关系。它如果能把国家治理得好，有几个前提。第一，必须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最终的政治权威，如果没有了这个政治权威，那么两党之间的这个斗争就会没有边界了，它必须要对一个国王，或者对一个宪法秩序，对一个最终的权威保持忠诚。所以后来美国建国之后，美国的制度权威比较弱，华盛顿总统在下台的时候，做了一个告别演说，他就明确地警告美国人，他说出现党争是非常可怕的，他说美国千万不要出现两党，结果尸骨未寒，言犹在耳，美国的两党就冒出来了，对吧？所以美国两党不是一个制度的优势，恰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前提条件就是说它要能达到利益的妥协，就是大家能够共存，或者是外部没有巨大的危机，一旦发生了变化，外部危机或者内部利益斗争白热化，两党是玩不下去的。

第三就是现代的这种选举，但是随着社交媒体，一些新的移动互联的技术的介入，这种选举实际上在技术上是越来越不可能了，那么就意味着这两党在技术上，其实说白了，就是已经走到命运的尽头了。

最后我要讲一点，我们中国这个政党制度和刚才讲的这些政党制度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在国会斗争或者在选举里边产生了不同的、部分利益的代表者来博弈，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我们的宪法、我们的政权、我们的秩序是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所以它跟那种议会制下的或者宪法之下的这种政党政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不会发生类似于美国今天这种政治极化、党争这种恶性的现象。

主持人何婕：其实我在想，人类自古以来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可能原始的时代，来自自然的挑战就已经足够让大家面临生存的危机。可能慢慢到近现代，大家不要以为挑战没有了，你看刚刚范老师、张老师讲的很多新鲜的状态它都是一种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就会发现那种玩两党政治的，这个非左即右的、非此即彼的，不靠谱。

范勇鹏：对。

主持人何婕：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没有观众要提问？来 欢迎。

毛睿：三位老师好。

主持人何婕：你好。

毛睿：我叫毛睿，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

主持人何婕：欢迎。

**西方民主真的**

**有助于国家治理吗？**

毛睿：在过去和今天，西方民主它是如何去解决贫富差距大的问题？以及民主和国家治理之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越民主我们就能说这个国家治理得越好？那反过来这个国家治理得好，我们就能说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吗？谢谢。

张维为：她这个问题里面涉及好几个方面。

主持人何婕：好几个，对。

张维为：首先你最后一点，是不是民主就意味着发展得更好，现在看来人民民主是的，西方模式不是的。

主持人何婕：全过程民主。

张维为：全过程民主，这个结论已经初步可以得出来了。至于西方制度能不能解决贫富差距，我曾经和斯蒂格利茨，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有个思想者论坛的对话，他是说我们美国历史上也有过改革，比如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它大量的基础设施工程，确保很多人都能够就业，另外对高收入人群收税，当时收税收得很高，不过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用这个借口，说我们需要打赢这个战争，收了很多税。应该说或多或少有它成功的一面，但是后来我就跟斯蒂格利茨我说了，我说当时有个跟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时美国的中产阶层在扩大，也就是我们讲的逐步逐步变成橄榄型社会，这背后除了有改革之外，还有美国从世界各地赢得的超额利润，包括打仗发的战争财等等，但是今天美国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去30年，美国中产阶级在缩小，即使照西方的民主理论，西方民主理论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说，随着中产阶级崛起，这个民主社会就到来，那么这个都成立不了。所以即使改革也非常之难，更不要说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几乎我们讲所有的事情，你不要说控枪的问题，美国的老罗斯福就说我们要搞全民医疗保险，100多年过去，还是搞不起来。中国是从2003年“非典”之后，2006年开始搞这个医保方案，然后是五、六年我们就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所以你就看得出来了，这个制度优势和制度劣势越来越明显。

主持人何婕：您用了一个词叫做“反馈非常慢”。

张维为：对。

主持人何婕：所以所谓西方的民主，包括美国的民主，它对整个治理它的效率反馈非常慢。

范勇鹏：其实根本问题还是说你这个国家的政权和制度是属于哪个阶级，是为了保障谁的利益而设立的。所以你看美国这样一种叫“代议制”，或者叫“政治多元主义”这样一个制度，它看起来很公平，对吧，所有的人可以在里边公平地博弈，最后来获取政治权力，来干预政治过程，但实际上真正能参与的肯定是富人。所以它这个制度的设计，包括代议制本身就是为了让财产权按照他的财产的比例来分享政治权力。所以中间比如有外部的压力，比如苏联或者战争的竞争，或者是产生了大量的超额财富，它可以对社会不同的阶层分享一点财富，来求得内部的这种繁荣和团结，包括有时候是为了创造劳动力，创造市场的繁荣，但是像罗斯福新政，它只能在有限程度上解决问题，一旦你突破了一个天花板，它的精英阶层一定是会把你挡住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美国的金钱政治，美国的制度设计是可以拿钱来影响政治的，对吧？1974年的《联邦选举竞选法案》，对拿钱来买选票做出了很多的约束，但是从1976年开始，那些大企业集团就开始在最高法院诉讼了，就开始打官司，打什么官司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你侵犯了我的言论自由，它认为我拿钱来买选票这是言论自由，最后好像是到2010年之后，最后最高法院裁决，把这个推翻了，等于说，好不容易对资本干预政治的这种东西做了一点制约，最后还是被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司法权把你给推翻了。另外还有比如像货币权利，还有律师权利等等，它有足够的机制，让你这个社会的阶层不会发生大的翻转。然后用我们的话讲，就是它不在乎共同富裕的，它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我给你分点残羹冷炙，不必要的时候，我会越飞越高，我会把你们抛弃掉。

主持人何婕：重要的是要保护住他们这个精英阶级的固有的利益。

范勇鹏：对。

主持人何婕：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您举例的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在观察一个制度优势和劣势的时候，你只要看资本在这个社会里有多大的发言权，这是一个比较直观的角度，大家就可以做一个体会，是吧？什么样的制度是可以约束资本，什么样的制度是资本说了算，这里头就有很大的分野了。好，我们刚才深度地分析了美国所谓的“民主峰会”，大家也在讨论说美国未来这样的闹剧会不会还有，但是没有关系，不管有还是没有，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人民民主，把我们的全过程的民主做好，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时也看清楚美国或者西方的这个“民主”它背后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谢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01月10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